

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
文化中国行

2025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

编者按

2025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展演剧目、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贵州省文艺精品扶持项目——大型原创舞剧《王阳明》精彩上演，该剧由贵州省歌舞剧院打造。本期文化周刊专访该剧主创，从主创的角度来看，如何通过舞蹈表达哲人和哲思。



舞剧《王阳明》主创谈

导演王亚彬

用舞蹈语言转译阳明心学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珊珊

灯光渐暗，音乐缓缓而起，舞者以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将500年前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思想瞬间凝结于舞台之上。

作为2025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展演剧目，舞剧《王阳明》历时3年打造。“我们希望通过舞蹈，让哲学‘活’起来，走进更多人的内心。”导演王亚彬介绍，自去年接受贵州省歌舞剧院创排邀请以来，她带领团队深入贵州镇远、修文等地，重访王阳明行迹，从历史现场汲取灵感，尝试以身体叙事打通古今隔阂，实现阳明心学的当代转译。

“虽然无法回到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历史时刻，但通过场景体验，我们尝试去触碰、设想当时他思想的顿悟和理论的形成。”王亚彬表示，“这次前期工作特别丰富扎实，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是一次重要的启发。”

“剧目将焦点相对集中在龙场悟道这一重要阶段。”王亚彬表示，“阳明先生的一生波澜壮阔，很难通过一部舞剧完全呈现，所以我们选取了他人生中这一关键阶段进行讲述。”

整部舞剧时长85分钟，既有故事剧情，也有写意性的舞段表达。王亚彬认为，舞蹈肢体语言虽然没有文字语言具体，但

却具备与哲学理念相通的特性——写意性、抽象性和感悟性。“舞蹈可以发挥特长，通过肢体语言呈现思想的流动，将阳明心学有机嵌入故事当中。”王亚彬说。

与王亚彬以往创作的剧目相比，舞剧《王阳明》有其独特之处。“阳明先生是一位思想家，我们特别希望将贵州少数民族元素合理且创新地融入剧中。”王亚彬表示，每个作品都应有其独特风格和讲述方式，需要因地制宜。

当被问及是否具有现代元素时，王亚彬肯定地表示：“作为当下的创作者，我们会尊重当下环境的审美，遵循‘两创’方式——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希望让更多年轻人通过这部舞剧了解王阳明和他的心学思想。”

据了解，该剧自去年在六盘水首演以来，已先后在贵阳、桂林、柳州、南宁、北海、成都等地巡演。为了这次演出，演员们加紧排练。演出现场，舞者们的身影在灯光下交错，仿佛将500年前的思想之光以当代语言重新诠释。王亚彬说，细微调整每一个手势，每个细节都力求精准传达阳明心学的精神内核。



舞剧《王阳明》剧照。

主演张猛

在角色塑造中反观自我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文若儒生明道，武似侠客超然。

在2025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展演剧目舞剧《王阳明》演出现场，贵州省歌舞剧院舞团副团长张猛以肢体为笔墨，将王阳明饰演得传神传神。

张猛是山东人，从2018年考入贵州省歌舞剧院舞团，到参加“舞蹈世界”首届全国网络舞蹈大赛《行走的芦笙》获“杰出表演奖”，参演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音乐剧《此心安处》，再到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舞剧《天蝉地傩》中饰演男一号“仓”，备受观众喜爱。

张猛用7年时间，完成了从小演员到大主角，从学习者到管理者，从生涩走位到精准控场，从单一技艺到统筹排演，从专注台前到兼顾幕后，从群舞到舞台核心的蜕变，更在管理者的角色中体悟艺术与责任的共生。

对演员而言，蜕变是角色的递进，是技艺的精进，更是责任的增进。2024年，张猛遇见了舞剧《王阳明》，也成就了他的一次舞台蜕变。

“作为主演和舞剧团副团长，这份责任是双重的。”站在《王阳明》的舞台上，饰演在贵州龙场悟道的千古大儒，让张猛感到

压力与使命感并存。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角色的塑造，更是对贵州这一重要文化素材的舞台呈现。

如何用舞蹈形式表现“悟道”，用肢体展现“心即理”“知行合一”这样深邃的哲思，成为张猛从业以来的最大挑战。

排练场上，让张猛最难忘的是排练“悟道”中的核心独舞。起初，他只是停留在对具体的舞蹈动作的传达上，但总觉得流于表面，缺少那份省内、喷薄而出的精神力量，排练也一度陷入瓶颈，他内心的焦灼更甚。

张猛深知，短时间里，他还无法通过肢体语言完整表现王阳明先生深刻的哲学思想，但他坚信，只要不断汲取导演意见，认真理解阳明心学、努力练习舞蹈动作、细心揣摩角色心理，就能把自己体悟的阳明心学，传递给观众。

作为管理者，这份感悟也贯穿在组织演员排练、帮助演员找感觉以及和演员复盘舞台呈现的过程中。舞剧排练之初，大部分演员还未进入状态。例如群舞中的“大臣”，由于演员年龄尚小，无法传达出老练成熟的舞蹈感觉。

在他看来，只有自己先找到感觉，才能

与演员精准地、有效地沟通。

因此，张猛在一遍一遍的自我体悟中，找到了一个关键词呼吸，他告诉演员要通过呼吸找到顿挫感，通过呼吸方式的改变，去感受心中那份厚重的沉淀。

在舞剧《王阳明》的演出现场，掌声如雷，观众表达着他们对这部剧的喜爱。

据了解，该剧自去年在六盘水首演以来，先后在省内外多地巡演，所到之处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小红书话题阅读量120万+，抖音总曝光183万+。2025年，郑州、武汉、杭州、苏州、宁波、绍兴、福州、洛阳等地先后向该剧发出邀请，《王阳明》成为当下舞剧热点剧目之一。

“在角色与责任的交织中，悟到属于我的‘知行合一’。”从仰望前辈的青涩少年到舞台中央的主演，张猛的艺术成长是在角色塑造中反观自我，在团队管理中验证心学。正如他所言：“7年时光，像一场漫长而专注的舞蹈，每一次演出，都有对阳明心学的新一层理解。”



王华饰演者张贝

以克制演绎深沉父爱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若佩

舞剧《王阳明》通过舞蹈语言展现明代大儒王阳明的生命历程与心学思想，剧中王阳明父亲王华一角，由贵州本土青年演员张贝饰演。

张贝是贵州文化演艺集团的一名青年舞蹈演员，虽年轻却已积累不少舞台经验。2024年，他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舞剧《天蝉地傩》中饰演男一号“仓”，并曾荣获贵州省第二届“群文杯”舞蹈比赛二等、贵州文化演艺集团“新人新作”扶持计划“最佳舞蹈表演奖”等多个奖项。

谈及舞剧《王阳明》中的王华，张贝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次“深刻的心灵叩问与艺术历练”。当剧中王阳明因直言进谏遭廷杖、下诏狱，作为父亲的王华踏入阴冷牢房，百感交集。“王华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是朝廷状元郎，是恪守礼法的士大夫，更是一位亲眼目睹爱子饱受摧残的父亲。那种情感，远非简单的悲痛所能概括，其中交织着锥心之痛、深沉忧虑，还有一种复杂的理解。”

为了精准传递这种极致情境下的复杂心理，张贝在排练中反复揣摩一种“克制下的汹涌”。他认为，王华的情感必须通过极

度内敛的方式呈现。“外在的平静需要承载内心的惊涛骇浪。”他举例道，比如，一个下意识伸手想去触碰儿子伤痕的动作，却在半途凝滞、收回。这种隐忍，比任何外放的呼喊都更具冲击力。

在张贝的理解中，王华内心并非没有对儿子因刚直而招祸的无奈，但更深层的是对儿子坚守信念的理解，甚至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带着痛楚的认同”。“这映射了中国传统父子关系中那种厚重而深沉的情感表达方式：爱意深藏，尽在无言的眼神与细微的肢体支撑中。”张贝说。

作为一名扎根贵州的文艺工作者，张贝在表现王华的性格时，也自然地融入了对本土文化气质的体悟。“贵州大山的厚重与坚韧，似乎与王华在巨大苦难面前所展现的隐忍与力量感有着某种内在的呼应。”因此，在表演处理上，张贝摒弃了繁复的肢体语言，转而着力于塑造“一种如磐石般的沉静气场”，通过一个凝重的背影，一个深远的眼神，力求传递出那份如山岳般的父爱和士人风骨。在张贝看来，这种深沉、内敛的表达方式，也契合着贵州文化中特有的实在与坚韧。

27° 黑标专访



曹永。受访者供图

青年作家曹永：
文学是生命的另一种抵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

闯入文坛：是废墟里长出的花草

“文学是我这片废墟里长出的一株花草。”曹永如此定义写作的意义。

追溯写作的源头，曹永说自己的文学之路始于偶然。老家乡邻青年作家的出现和书店里随手翻开的书籍，激发了他创作的念头，点燃了这个离开校园、做事屡屡受挫的年轻人的文学野心。

“讲来荒诞，一个毫无准备的年轻人，就这样无知而冒失地闯进了文学的殿堂。”他自嘲道。

作家薛荣说，有时候，一个人的写作就像一条河流。在曹永眼中，他虽没从源头出发，但随着这条河流漂荡至今，文学拓展了自己生命的长度和宽度，通过笔下的人物，还能感受不同的人生。

“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我，进入文学世界后，我可以随意分身，幻化成无数个我。我身无所长，觉得自己就是一片废墟。而文学创作，就是这片废墟里长出的一株花草。”

在农村长大的曹永，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回家，后来想去当兵被查出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在家休养了很久……康复后，他学着父辈们的模样，一年四季在土地里忙碌，播种翻土、浇水施肥，直到文学的种子在心里燎原。

这些在生活中历经的苦难和危机，虽未直接转化为创作素材，却锻造了曹永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

“对写作者而言，苦难并不是必需的基础。不管我们经受的是疾风骤雨，还是柔风细雨，所有这些经历和见闻，全都可以转化成创作的素材。”曹永认为，人在经历困境和绝望之后，思想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写作中断多年，再次提笔的时候，发现思考的问题和当年早已不同。

“穿山”背后：在地性写作呈现时代叙事

此次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作品《穿山记》，它的诞生对曹永而言，更是一场与自我的博弈。

失眠困扰下的曹永，耗时数年才完成这部“失眠之作”。故事里，他将主人公设定为盲人牛天光，在悬崖修渠的壮举中，主角仅依靠听觉与嗅觉推进叙事。

“评委说这故事‘非常难讲’，但正是这种难，让我必须找到文学的突破口。”曹永说，用《穿山记》作书名，指向凿渠引水这个贯穿始终的事件，它既指地理上的穿越，也指心理上的穿越。

《穿山记》里的主人公在固定的山洞苦熬8年，终于修通渠道，跟着修渠的队伍回到久违的山寨。曹永通过残障者的感官限制，不仅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穿山”，更隐喻了观念冲突中的精神突围——父辈与子辈从对抗到和解，最终“走向一致的路径”。

谈及小说中蕴含的传统元素和黔西北方言，是否会造成本地读者的阅读门槛。曹永以《毕节县志》里找到的灵感“端公复活”为例，谈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叙事的融合。

“我们的写作，大半部分是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把这些传统的东西，融合到作品之中。”他认为，传统与现代的紧密结合，不会带来阅读阻碍，反而能让地域故事拥有更广泛的共鸣。

这种平衡在《穿山记》中以先辈在绝境中创造的奇迹，成为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有力文学诠释。

从曾经光秃秃的威宁群山到今日绿意盎然的磅礴乌蒙，曹永笔下的乡土“痛感与温情并存”，这既是对变迁的记录，亦是对根脉的凝视。

转向长篇：身体与意志的拉锯

从事文学创作的早期，曹永以中短篇小说见长。

从中短篇转向长篇，《穿山记》带给曹永的最大挑战并非结构或节奏，而是身体与意志的拉锯。

曹永说，原计划的单线叙事，双重结构，在准备大改后打算再构思。他笑称：“作品和失眠一样，不受控地长成了现在的模样，重构之后，察觉之前的结构改变了，它们最终走向统一。”他透露，完成《穿山记》修改后，将尝试以中篇“找回手感”，再推进完成构思的几部长篇计划。

作为曹永的文学粉丝，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教授、贵州省现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宋朝认为，曹永的文字是从乌蒙山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就像高原上的苦荞，开花的时候是苦的，果实一开始入口也是苦的，但仔细品尝之后却是回甜的。

“透过曹永的文字，我们能看到这片土地上的人身上的那股子韧劲和狠劲，他们一直追逐着生存的氧气与做人的尊严。他的作品中不仅有批判，还有满满的期许。”江西省作协副主席樊健军如是评价。

或许，《穿山记》的悬崖渠水，不仅流淌着曹永对文学近乎执拗的信仰，也是废墟上那株花草的滋养。

从乡镇青年的懵懂提笔，到今日以残障者视角叩问时代命题，曹永的创作始终与土地、与困境紧密缠绕。就像他所说的，“靠着日积月累的耐性，通过漫长的思考领悟、长期刻苦的修炼，有了感知，文学也就诞生了。”